

中國文學精華

戰國策精華

下冊

戰國策精華 卷二

趙

肅侯

蘇秦始以合從說趙

蘇秦從燕之趙，始合從，說趙王曰：「天下之卿相人臣，乃至布衣之士，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，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；雖然，奉陽君妬，大王不得任事，是以外疏賓客遊談之士，無敢盡忠於前者；今奉陽君捐館舍，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，臣故敢進其愚忠。」

爲大王計，莫若安民無事，請無庸有爲也。安民之本，在於擇交，與擇交而得則民安，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。終趙王身。請言外患：

此一篇綱要。

蘇秦始以合從說趙

齊秦爲兩敵，爲趙敵。而民不得安，倚秦攻齊，而民不得安；倚齊攻秦，而民

不得安；故夫謀人之主，伐人之國，常苦出辭，苦言其力。斷絕人之交，橫人蓋

然。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，請屏左右，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。陰陽，言事止

有兩端，指從橫。

大王誠能聽臣，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，齊必致海隅魚鹽之

地，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，韓魏皆可使致封地，封內之地。湯沐之邑，貴戚

父兄，皆可以受封侯。夫割地效實，如氈裘之類。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

也；封侯貴戚，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；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，是臣之

所以爲大王願也。

大王與秦，則秦必弱韓魏；與齊，則齊必弱楚魏；魏弱，則割河外；韓

弱，則效宜陽，以與秦。宜陽效，則上郡絕；河外割，則道不通；楚弱，則無援；此

三策者，不可不熟計也！夫秦下軹道，則南陽動；劫韓包周，則趙自銷鑠；

據衛取淇，則齊必入朝；秦欲已得行於山東，則必舉甲而向趙；秦甲涉

河踰漳據番吾，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。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。

當今之時，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，趙地方二千里，帶甲數十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粟支十年，西有常山，南有河漳，東有清河，北有燕國，燕固弱國，不足畏也。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，莫如趙。畏趙害已。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，何也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。然則韓魏，趙之南蔽也；秦之攻韓魏也，則不然，無有名山大川之限，稍稍蠶食之，傳附同。之國都而止矣。韓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於秦，秦無韓魏之隔，禍必中於趙矣。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。

臣聞堯無三夫之分，舜無咫尺之地，以有天下；禹無百人之聚，以王諸侯；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，車不過三百乘，而爲天子，誠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，內度其士卒之衆寡，賢與不肖，不待兩軍相當，而勝敗存亡之機節，節日。固已見於胸中矣。豈掩於衆人之言，

而以冥冥決事哉！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，諸侯之地，五倍於秦，料諸侯之卒，十倍於秦，六國并力爲一，西面而攻秦，秦破必矣；今西面而事之，見臣於秦，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，臣人之與臣於人也，豈可同日而言之哉！夫橫人者，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，與秦成則高臺榭，美宮室，聽竽笙琴瑟之音，察五味之和，前有軒轅，稱軒轅象後宮。後有長庭，美人巧笑，卒有秦患，而不與其憂；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，以求割地，願大王之熟計之也！

合從之說，僅以
禦秦，不言所以
圖秦。

臣聞明主絕疑去讒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黨之門，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，臣得陳忠於前矣。故竊爲大王計，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，從親以儼畔秦，令天下之將相，相與會於洹水之上，通質刑白馬以盟之，約曰：『秦攻楚，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；韓絕食道，趙涉河漳，燕守常山之北；秦攻韓魏，則楚絕其後，齊出銳師以佐之；趙涉河漳，燕守雲中；秦

攻齊則楚絕其後，韓守成皋，魏塞午道，趙涉河，漳博關，燕出銳師以佐之；秦攻燕，則趙守常山，楚軍武關，齊涉渤海，韓、魏出銳師以佐之；秦攻趙，則韓軍宜陽，楚軍武關，魏軍河外，齊涉渤海，燕出銳師以佐之；諸侯有先背約者，五國共伐之。』六國從親以償秦，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，以害山東矣，如是則霸業成矣。』趙王曰：「寡人年少，莅國之日淺，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，今上客有意存天下，安諸侯，寡人敬以國從！」乃封蘇秦爲武安君，飾車百乘，黃金千鎰，白璧百雙，錦繡千純，以約諸侯。

武靈王

張儀以連衡說趙

張儀爲秦連橫，說趙王曰：「敝邑秦王使臣，敢獻書於大王御史；

亦游辭也。

趙爲從盟主，故
僞說之與齊楚
異。

言此不敢斥王。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。大王之威，行於天下。山東，敝邑恐懼，懾伏，繕甲厲兵，飾車騎，習馳射，力田積粟，守四封之內，愁居懾處，不敢動搖。惟大王有意督責過之也。今秦以大王之力，因畏趙而飭兵故。西舉巴蜀，并漢中，東收兩周，而西遷九鼎，守白馬之津，秦雖僻遠，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。今寡君有敝甲鈍兵，軍於澠池，願渡河踰漳，據番吾，迎戰邯鄲之下，願以甲子之日合戰，以正殷紂之事，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。

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，恃蘇秦之計，秦熒猶眩。惑諸侯，以是爲非，以非爲是，欲反覆齊國而不能，自令車裂於齊之市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。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，而韓魏稱爲東藩，齊獻魚鹽之地，此斷趙之右臂也。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，失其黨而孤居，求欲無危，豈可得哉？今秦發三將軍，一軍塞午道，告齊，使興師渡清河，軍於邯鄲之東，

一軍軍於成皋，毆韓魏而軍於河外，一軍軍於澠池，約曰：『四國爲一以攻趙，破趙而四分其地。』是故不敢匿意隱情，先以聞於左右。臣切爲大王計，莫如與秦遇於澠池，面相見而身相結也。臣請案兵無攻，願大王之定計！

趙王曰：「先王之時，奉陽君相，專權擅勢，蔽晦先王，獨制官事，寡人宮居，屬於師傅，不得與國謀；先王棄羣臣，寡人年少，奉祠祭之日淺，私心固竊疑焉，以爲一從不事秦，非國之長利也，乃且願變心易慮，割地謝前過以事秦，方將約車趨行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。」於是乃以車二百乘，入朝澠池，割河閒以事秦。

武靈王欲胡服騎射

武靈王平晝閒居，肥義

趙相餘並公族。

侍坐，曰：「王慮世事之變，權甲

節一作名。

兵之用，念簡襄之迹，計胡狄之利？」王曰：「嗣立不忘先德，君之道也；錯猶委。質務明主之長，臣之論也；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，動而有明古先猶高。世之功；爲人臣者，窮有弟長辭讓之節，通有補民益主之業，此兩者，君臣之分也。今吾欲繼襄王之業，啟胡翟之鄉，而卒世不見也。言沒世無能察此。敵弱者，弱爲胡翟。用力少而功多，可以無盡百姓之勞，而享往古之勳；夫有高世之功者，必負遺俗之累；不與俗同，俗所遺也。有獨智之慮者，必被庶人之恐；所謂黎元懼焉。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，而世必議寡人矣。」肥義曰：「臣聞之，疑事無功，疑行無名。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，自定於心，不爲俗移。殆毋顧天下之議矣。夫論至德者，不和於俗；成大功者，不謀於衆。昔舜舞有苗，而禹袒入裸國，非以養欲而樂志也；欲以論德而要功也；愚者暗於成事，智者見於未萌，王其遂行之！」王曰：「寡人非疑胡服也，吾恐天下笑之；狂夫之樂，智者哀焉；愚者之笑，賢者戚

焉；以此異趣，知俗必見遺。世有順我者，則胡服之功，未可知也；雖毆世以笑我，

胡地中山，我必有之。」應前胡狄之鄉，所謂成大功者，不謀於衆。王遂胡服。

使王孫縹告公子成曰：「寡人胡服，且將以朝，亦欲叔之服之也；

家聽於親，國聽於君，古今之公行也；子不反親，臣不逆主，先王之通誼

也；今寡人作教易服，而叔不服，吾恐天下議之也。夫制國有常，而利民

爲本；從政有經，而令行爲上；故明德在於論賤，猶舉賢。行政在於信貴。尊

貴者先信之。今胡服之意，非以養欲而樂志也，事有所出，功有所止，猶至。事

成功立，然後德可見也。今寡人恐叔叔字疑衍。逆從政之經，以輔公叔之

議；與之論此，所以輔之。且寡人聞之，事利國者，行無邪；因貴戚者，名不累；故寡

人願慕公叔之義，以成胡服之功，使縹謁之，叔請服焉！」公子成再拜

曰：「臣固聞王之胡服也，不佞寢疾，不能趨走，是以不先進，王今命之，

臣固敢竭其愚忠！臣聞之：中國者，聰明睿智之所居也，萬物財貨之所

聚也，賢聖之所教也，仁義之所施也，詩書禮樂之所用也，異敏技藝之所試也，遠方之所觀赴也，蠻夷之所義行也。

以中國爲有義有行，自中國者至此，似周官

大司徒文。

今王釋此，而襲遠方之服，變古之教，易古之道，逆人之心，畔學者，離中國，臣願大王圖之！」

使者報王，王曰：「吾固聞叔之病也。」卽之公叔成家，自請之曰：

「夫服者，所以便用也；禮者，所以便事也；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，因其事而制禮，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。被髮文身，錯臂左衽，甌越之民也；黑齒雕題，鯁冠絺縫，鯁，大船，以其皮爲冠。絺，綦絨也，言女工之拙。大吳之國也；禮服不

同，其便一也。是以鄉異而用變，事異而禮易；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，不一其用，果可以便其事，不同其禮，儒者一師而禮異，中國同俗而教離，又況山谷之便乎！故去就之變，智者不能一；遠近之服，賢聖不能同；窮鄉多異，異俗。曲學多辯，不知而不疑，言各不知其異，而不言之。異於己而不非

者，公於求善也。今卿之所言者，俗也；吾之所言者，所以制俗也。今吾國東有河，薄洛之水，與齊中山同之，而無舟楫之用，自常山以至代上黨，東有燕東胡之境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，而無騎射之備，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，求水居之民，以守河薄洛之水，變服騎射，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。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，不塞者，志在遠略。而襄王兼戎取代，以攘諸胡，此愚智之所明也。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，侵掠吾地，係累吾民，引水圍鄣，非社稷之神靈，卽鄣幾不守。先王忿之，其怨未能報也。今騎射之服，近可以備上黨之形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，而叔也順中國之俗，以逆簡襄之意，惡變服之名，而忘國事之恥，非寡人所望於子！公子成再拜稽首曰：「臣愚不達於王之議，敢道世俗之聞，今欲繼簡襄之意，以順先王之志，臣敢不聽令再拜！」乃賜胡服。

趙文進諫曰：「農夫勞力，而君子養焉，政之經也；愚者陳意，而智

者論焉，教之道也；臣無隱忠，君無蔽言，國之祿也；臣雖愚，願竭其

忠。」王曰：「慮無侵擾，

能定慮則不亂於物。

忠無過罪，子其言乎？」趙文曰：「當

猶順。

世輔俗，古之道也；衣服有常，禮之制也；循法無愆，民之職也；三者，

先聖之所以教，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，變古之教，易古之道，故臣願

王之圖之！」王曰：「卿言世俗之閒，

所言不能出俗。

常民溺於習俗，學者沈

於所聞，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，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。且夫三代

不同服而王，五霸不同教而政，智者作教，而愚者制焉；賢者議俗，不肖

者拘焉。夫制於服之民，

爲上所制，而服從者。

不足與論心；拘於俗之衆，不足與

致意；故勢與俗化，而禮與變俱，聖人之道也；承教而動，循法無私，民之

職也。知學之人，能與聞遷，

有所聞，則改前之爲。

達於禮之變，能與時化，故爲己

者不待人，制今者不法古，子其釋之！」

趙造諫曰：「隱忠不竭，奸之屬也；以私誣國，賤之類也；犯

奸者身死，賤國者族宗，有此兩者，先王之明刑，臣下之大罪也。臣雖愚，願盡其忠，無遁其死！」王曰：「竭意不讓，忠也；上無蔽言，明也；忠不辟危，明不距人，子其言乎？」趙造曰：「臣聞之：聖人不易民而教，智者不變俗而動。因民而教者，不勞而成功；據俗而動者，慮徑而易見也。今王易初，不循俗，胡服不顧世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。且服奇者志淫，俗僻者亂民，是以莅國者，不襲奇僻之服，中國不近蠻夷之行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。且循法無過，修禮無邪，臣願王之圖之！」王曰：「古今不同俗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襲，何禮之循？慮犧神農，教而不誅，黃帝堯舜，誅而不怒；及至三王，觀時而制法，因事而制禮，法度制令，各順其宜；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，故禮世於世施禮。不一其道，便國不必法古。聖人之興也，不相襲而王；夏殷之衰也，不易禮而滅；然則反古未可非，而循禮未足多也。且服奇而志淫，是鄒魯無奇行也；俗僻而民易，是吳越無

俊民也；鄒魯好長纓，是奇服也，而乃有孔門顏冉之屬，方俗僻陋如吳越，宜人皆改易，而乃有季札大夫種之屬，是

以聖人利身之謂服，便事之謂教，進退之謂節，衣服之謂制，所以齊常

民，非所以論賢者也；此謂進退以下。故聖與俗流，賢與變俱。諺曰：『以書爲

御者，不盡馬之情；以古制今者，不達事之變。』故循法之功，不足以高

世；法古之學，不足以制今；子其勿反也！』衛鞅趙武靈所稱：民不可慮始，治不必根襲者，初

不全非，但所以行是言者悖耳。商君傳語策具有之，唯民不可與慮始，而可與樂成，語不襲而用其意也。商君傳文法而簡，

策文錯以他語，奇而肆，可以參觀。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辯難之辭類此，亦閒采其數語。

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

王立周紹爲傅，曰：「寡人始行縣，過番吾，當子爲子之時，踐石以

上者，踐石，謂能騎乘者，石乘馬石也。皆道子之孝，故寡人問子以璧，問以禮遺之。遺子以

酒食，而求見子，子謁病而辭。人有言子者曰：『父之孝子，君之忠臣也。』

故寡人以子之智慮，爲辯足以道人，危足以持難，有危苦之節。忠可以寫意，信可以遠期。諺云：『服難以勇，治亂以智，事之計也；立傳以行，教少以學，義之經也；循計之事，先計而順行之。佚而不累，訪咨也。議之行，窮而不憂。』
窮言盡事之情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。」周紹曰：「王失論矣，非賤臣所敢任也！」王曰：「選子莫若父，論臣莫若君，君，寡人也。」

周紹曰：「立傳之道六。」王曰：「六者，何也？」周紹曰：「智慮不躁達於辯，身行寬惠達於禮，威嚴不足以易於位，重利不足以變其心，恭於教而不快，縱逸。和於下而不危，六者，傳之才，而臣無一焉！隱中不謁，隱，自匿也，中，謂情實。臣之罪也；傳命僕，猶辱。官，以煩有司，立傳而令之辱官，以煩有司之

養。吏之恥也；王請更論！」王曰：「知此六者，所以使子。」周紹曰：「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，雖然，臣王之臣也，而王重命之，臣敢不聽令乎！」再拜，賜胡服。王曰：「寡人以王子爲子任，師傳之官。欲子之厚愛之，無所

見醜，御道之以行義，勿令溺苦於學；

言厚愛以教之，無使見惡事，御道以行義，勿令溺苦於黷

習之末也。

事君者，順其意，不逆其志；事先

先君。

者，明其高，不倍其孤；故有

臣可命，其國之祿也。子能行是，所以事寡人者畢矣！書云：『去邪勿疑，

任賢勿貳。』寡人與子，不用人矣。」遂賜周紹胡服，衣冠具帶，

帶飾之備。

黃金師比，

漢書：黃金犀比，師古云：胡帶之飾也。

以傳王子。

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爲騎邑

王破原陽以爲騎邑，

破散步卒他所，而居騎士於此。

牛贊

趙人。

進諫曰：「國有

固籍，

固言不變，籍猶令甲。

兵有常經，變籍則亂，失經則弱，今王破原陽以爲騎

邑，是變籍而棄經也；且習其兵者輕其敵，

習於敵人之兵，則玩而易之。

便其用者

此言本國械用。

易其難，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，是損君而弱國也。故利不百

者不變俗，功不什者不易器，今王破卒散兵，以奉騎射，臣恐其攻獲之